



浮世绘

六六◎著

FUSHIHUI

浮世绘

六六◎著

FUSHIHUI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绘 / 六六著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 - 7- 80203- 586- 7

I. 浮… II. 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7565 号

浮世绘

著 者: 六 六

责任编辑: 钱 丽

统筹编辑: 丁媛媛

装帧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1 × 210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56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- 80203- 586-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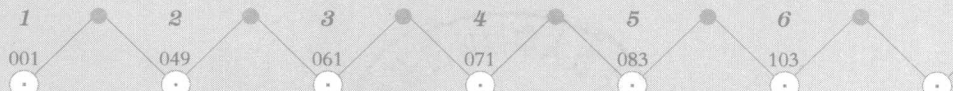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

浮世绘

FUSHIHUI

- 
- 1
001
天天浮世绘
 - 2
049
苏小姐的婚事
 - 3
061
意外
 - 4
071
寄钱风波
 - 5
083
算命
 - 6
103
不得不说的故事
我和太阳



CONTENTS 目录●

7

127

钻
戒

8

143

运

9

153

饮食男女

10

181

笑靥依然

11

187

一袋面

12

199

漫漫其修远

浮世绘
FUSHIHUI

— 1 —

【天天浮世绘】

浮世絵
FUSHIHUI



96年的春天诸事不顺。豆苗后来想，当时应该拜拜菩萨去稔。三尺头上有神明，任你信不信。神这东西应该也属于客观存在的，不以你的意识为转移，不断影响你的生命。后来豆苗开了天眼，跟阴阳界相通了，常看到半空中飘着一堆神打麻将，还有就是神仙姐姐一生气抓个小鬼顶着痰盂罐罚站，才觉得自己罪过罪过，当年冲撞了神仙姐姐自己并不知晓，害到影响自己一辈子。

那年不顺的具体表现是：首先搞863课题的骨干、男朋友乐天突然跟老板翻脸，因为发下的科技进步奖分赃不均，老板独吞大半，其余部分还扣着不发，说是鼓励大家继续把活干完。乐天当下就生气了，怎么跟辛苦了一年半的组员交代？大家勒紧裤腰带没日没夜地加班干活出差，到头来连分奖金都没有，而且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彻底搞完。

乐天冲到老板办公室理论。老板拿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架势，到最后吐出了实话：我儿子在美国读书，奖学金没了，没

钱生活，我现在借用一下，以后还你们。乐天大怒，说：“搞了半天我们替你儿子打工啊？”然后顺手抄了个板凳砸过去。亏得老板身经百战，敏捷躲开，板凳只砸到他的半个肩膀，不然说不定脑浆就出来了。

老板就势躺在地下哼哈，大叫救命，惹得所有人都冲进来。老板指着乐天说：“你们都看见啦！他拿板凳砸我，把我砸骨折了，我要到法院告他！”

同志们赶紧回过头去，四处乱转脑袋：“Where? Where?”都假装看不见。还有个小伙子递给老板一只手说：“您老年纪大了，怕是没站稳摔了吧？看，板凳都没放好位置。”

老板赖在地上就不起来，要求大家打电话报警，等警察来勘探现场。

乐天虽然非常恨老板，但平生第一次气到动手，心里还是有些羞愧的。他也觉得为点钱这样不应该，主动走过去说：“熊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

就为这句话，乐天给同事们爆骂，说：“我们都讲没看见，你NND充什么英雄好汉？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吧？活该！”

因为就在乐天说那句话的当儿，科学院领导过来视察，站在门口目瞪口呆。

后来的结果是，乐天给弄了个严重警告，交罚款4000，保留工职戴罪立功。白纸黑字的海报就贴在院门口的大字报栏里，人来人往地指指点点。

乐天心里觉得窝囊，从此就不再上班了，把档案挂在智

能所里，浪迹天涯。他巴不得智能所把他开除，他就彻底无后顾之忧之忧了，但因为他抗旨不交那4000，人家死活不干，那好歹也算单位创收的一部分啊！

乐天跟豆苗说：“干脆我去北京新东方苦干一段时间，明年出去吧！这里我混厌了。”

豆苗说：“去吧，我支持你，就凭我的工资奖金，还不信养不活你了。我每月给你寄生活费。”

乐天带着豆苗的几千块就踏上了去北京的64次特快。

俗话说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男朋友还没走一个礼拜，这里豆苗也出事情了。

豆苗的同事移民澳大利亚，部门经理让他临走前把所有的客户单子都交给豆苗了。按说这是个肥差，不曾想这同事暗中使坏，把有些业务留了点小尾巴。豆苗光没沾多少，整天就负责擦屁股了。今天客户索赔，明天工厂要钱，搞得豆苗晕头转向。这一个不留神，就被算计了：有一批货，整个货柜因没有出具客户需要的特别商检证明，滞留港口，正逢市场不好，客户赶紧要求退货。

豆苗觉得奇怪，仔细查了卷宗还是没找到客户的特殊要求，翻了单证签收证明，却发现客户的确追加了信用证条款过来。豆苗没有办法，只好认打认罚。

总经理知道豆苗是个小替罪羊，肯定是那前科搞的鬼，却没办法替她遮掩，就想了个折中办法，说：“这样吧豆苗，把这笔账挂你户头上，慢慢罚，罚完了算。”

豆苗一查银行，我的妈妈，14万美金，也就是说，后面10年都等于白干。豆苗当下就不愿意了，一冲动就递了辞职报告，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，坐辆大巴直奔上海父母那里找工作去了。

豆苗要知道后来总经理亲自去她宿舍找她，要知道总经理指示财务部把这笔账挂库存里，要知道总经理命令经理到处去把豆苗找来，就不干那蠢事情了。后来豆苗混得不好，艰难处抱头痛哭，想着当年在公司做业务的时候老板疼、经理爱，所有工作还有后勤人员打点，一句话我要出差，机票就送到手边的生活，真是后悔到肠子都青了。

几年后，豆苗要出国前拜见以前的老总，老总还在懊悔，说：“豆苗啊豆苗，看你平时挺聪明的，怎么脑子关键时刻不转弯？公司里挂账的人多啦，人家都过得滋润，怎么就你想不开？小丫头还是缺乏锻炼。”

豆苗坐在长途巴士上的时候，才突然想起自己还肩负着养男朋友的重任，不得不担心起未来。

豆苗一到上海，下了车就去买市场报，找个咖啡馆坐下慢慢翻。她越翻越心寒，只要是个好工作，都要本地户口，而上海的本地户口，简直跟钻石一样珍贵。

豆苗看着一个个适合自己的职位却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觉得自己是个坐在街边、扛着大包小袋四处张望的农村进城民工，虽然自己穿得很光鲜。不同的是，民工可以拉下脸就地摆个摊，卖卖早点。她不能，她还拉不下这个脸。

豆苗跟父母说得很轻松，不提自己在公司犯了错误逃跑出来，只说离不开父母，想赖在上海跟父母挤在一块。父母还高兴得不行，四处托人找工作。豆苗提了个要求，什么工作都能做，就是得最后混到个上海户口。

后来豆苗就被举荐到上海白玉兰度假村赛艇俱乐部当销售公关。那家的老板牛逼烘烘，张口就是没问题，我搞来的户口成千上万，别说你有文凭，父母又在本地，那些高中毕业的小丫头后来不都搞来了？

以豆苗混码头的见识，她立刻把这老板归于牛皮篓子的行列。

不过有个吹牛皮的总比那些连口风都不敢放的要好，反正没什么希望，先混口饭吃再说。这样豆苗就留在了大上海，确切地说，是上海的乡下。

豆苗当时面见度假村老板的时候是在上海办事处，虽然狭小点，但还有头有脸。第一次随车去白玉兰度假村的时候，在路上豆苗还美得不行呢！她心想，好歹就当去度度假，不开心了再回来，不干就是啦！

人就怕迈第一步。通常处女变少妇的时候要跨越很多心理障碍，真成少妇了，就不怎么在意此那话儿和彼那话儿有什么区别。辞职也是如此，第一次换工作的时候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怎么都狠不下心来，一旦迈出去了，其实换一个和换十个没什么不同。不过，一个实际情况是：通常经常转换工作的人，越干越糟糕，一个不如一个。真正干得好的，就一门心思

发展了，谁没事老推翻重来，老凑不够原始积累？然后越换越不如意，越换越衰败。这跟嫁人也是一个道理，比较得多了，老觉得后头的不如前头的，早知道不换好了。而通常都是越换越差，身价日跌。

豆苗一到度假村就傻眼了，完全不是自己脑海里想的那样：碧海蓝天，金色的沙滩，椰风摇曳。度假村当时还在建设中，居然就敢号称是上海最完善的休闲场所。主体建筑那个宾馆倒还挺气派，门口的花坛里美人蕉稀稀落落地开着，漂亮的大理石路上光可鉴人，大堂里的喷水池下还有好几条金鱼摇摇摆摆。

主体建筑旁的大草坪上扎了几个蒙古包，不伦不类。门口还挂着招牌，非常简陋地撑着俩竹竿，上面写着“塞外风情”。那几个美术字都没经过装裱，经历了几场雨后，上面的红漆有点化，往下滴红水。豆苗觉得好笑，感觉跟武松上的景阳冈一样，酒店门口飘着个破旗：三碗不过岗。噱头很重要，不管有货没货，广告要先打起来。

度假村能看的部分不超过方圆几百米。一走出村外，能驾车的大马路都舍不得铺柏油，就用些碎石子铺着，一辆车过来，尘土都能蒙住天。豆苗在那里住的几个月，走坏了七双高跟鞋，鞋跟不小心就嵌进石子里，然后刮坏后跟的皮。每次回上海，豆苗都去修鞋，修到最后鞋跟上伤痕累累，没下补丁的地方，可鞋面还是崭新的。

度假村缺树缺水。按说在海边，风景应该不错的。豆苗曾

经邀请同事们一起去看海，同事们嘲笑她说：“你怎么真像城里来的乡巴子？一来就想看海。劝你别去，免得破坏海在你心里的美好印象。”

豆苗不信，自己走了二里地到了海边。在路的尽头，她冲前面一看，果然大跌眼镜！海水一片浑浊，散发出腥臭的味道，这种腥臭不是那种后来豆苗闻到的正宗海水的味道，而是一股被污染了的味道。海水的边缘尽是塑料饭盒、水藻，还有一堆漂流瓶。海水拍打在路基上溅起的水花看着吓人，生怕落到自己头上，果然是浊浪滔天。

豆苗正失望着，看路边蹲着一大男孩在往水里打水漂。豆苗就问，这里怎么没有沙滩？

大男孩抬起头来，笑笑说：“东海里没黄沙的，只有泥巴。”说的是一口南汇土话，豆苗觉得很生硬，不像上海话那样吴依软语。

“你知道电线杆的尽头在哪里？”那大男孩问豆苗。

“哪里？”

“就在你身边，你身边那个是最后一个。”

豆苗以前从没意识到电线杆还有尽头的问题，现在觉得很荣幸，以后可以跟人吹嘘：“你看过电线杆的最后一个吗？我看过，当时就在我身边。”

豆苗去公关部报到。

里面的姑娘们都穿着天蓝色的统一制服，很是帅气，衬衫是带咖啡竖条条的。别看度假村不怎么样，丫头们都很水灵，

皮肤一掐一汪水，大家唧唧喳喳嗑着瓜子用上海话聊着天，不外乎我昨天又钓到个凯子，老有钞票，买单不皱眉头的，很有搞头，或是上次那家老板说买我的会员卡的，怎么到现在都不来电话？

上面训话的老头是公关部经理，肥头大耳、油光满面，嘴唇外翻着像挂着两根香肠，说话的气势很大：“这个月，我们的姑娘们都很努力，销售业绩再创高峰。已经卖出去 16 张，大有可能卖出去的还有 40 张，很有潜力的有 100 多张，待开发的市场无数……”

豆苗听了半天，总算明白了这个度假村现在在销售会员卡，有方程式赛车的、有骑马的、有高尔夫俱乐部的，还有赛艇俱乐部的。豆苗心下疑惑，没见这里有这么大气魄啊，哪来这么多场地？

她忍不住找个旁边的公关小姐询问，小姐笑着说：“你是乡下人吧？现在哪里有守株待兔的？都先抓了兔子再种树啊！虽然高尔夫球场还没盖，不过要先把二级市场炒起来。以前的新亚汤臣高尔夫还没动工的时候，市场上一张卡炒到 50 万还脱销，后来的启动资金就是前面收的卡钱啊！老板又不是银行，没人投资怎么会下套子？”

豆苗一经点拨恍然大悟：“这大概就是期货吧？”

小姐继续说：“我们这个都炒迟了，先炒的一批早发了。我的一个小姐妹，在弄影山庄搞了个小别墅，现在就吃老本了。”

豆苗心里腾地就燃起了希望：别小看了吹牛皮这行业，吹得成功就是资本运作，吹得失败才是牛皮篓子。行行出状元，既然前头有指路的先锋、成功的楷模，我也别小瞧了这个事业，先赚一桶金再说。哼，等我几百万钞票在手，我还要什么户口？随便买套房子就有蓝印了。

豆苗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赛艇俱乐部售卡的行业。

首先，豆苗接受职业培训。

“卖卡，关键是钓凯子。上海有钱人不计其数啊！你不要小瞧上海。你身边经过一糟老头，没准都是淮海路上拥有丁香花园的杨百万啊！我们这卡对他们算什么？九牛一毛，一张金卡才十万，一张银卡才七万，随便玩玩啊人家。”肥经理给大伙洗脑子。

“请问，”豆苗没在上海滩混过，有点搞不明白，“怎么看得出来谁有钱没钱啊？”

“对！你这个问题很关键！怎么才能找到凯子？下面我给你们划几个范围：第一，是古北花园，这里是外商聚集的地方，能住进去的身价都不菲，开的车，档次最低的都是别克……”

按照肥经理的指示，豆苗抱着一大堆介绍赛艇俱乐部的资料，穿得周正地就奔向了古北花园。豆苗舍不得打车，就转了几趟公共汽车过去。一到小区门口就被警卫拦住了：“小姐，公事还是访友？”警卫很礼貌地拿个本本准备登记。豆苗愣住了，肥老大光说里面都是凯子，没说外头有狗看门啊？怎

么办？

正在这时候，一辆别克车开出来，刚一转弯就听路边“哎哟”一声惊呼，一个穿着艳丽、浓妆艳抹的姑娘应声倒地。车主赶紧从里面出来看情况。他边看自己的车，边问那姑娘：“不要紧吧？”

姑娘眼泪啪嗒啪嗒掉，说：“我鞋跟给你撞坏啦，不能走，怎么办呀？”还很哀伤地将一双鞋举给车老板看。车老板攥着姑娘葱根一样的手指，说：“那，我送你回去吧……”

小车出溜儿没影了，带着那可怜的姑娘。

警卫说：“厉害！这大概是她第十次摔倒在这里了。一双鞋子钓这么多凯子，手段了得啊！”

豆苗恍然大悟，下意识看看自己的鞋子，开始想，怎么把鞋跟弄断？

“请问，你这里有没有锯条？”豆苗问警卫。

警卫无限遗憾地说：“小姐你来迟了。有一阵子我都差点成了锯条供应商了，一把锯条可以卖十块以上啊！不过后来生意不行了。这门口，以前每天都有自杀的、受伤的、晕倒的、心脏病突发的。后来，这里所有的单身汉都有老婆了，有老婆的都有二奶了，这里才慢慢安静下来的。以前热闹的时候，这里是事故多发地段啊！公安局都在门口竖个牌子——小心驾驶。”

豆苗无限遗憾，死肥经理，光讲有钱人聚集这里，没讲这里历史悠久嘛！人家都淘过金子了，还让我再淘一遍！